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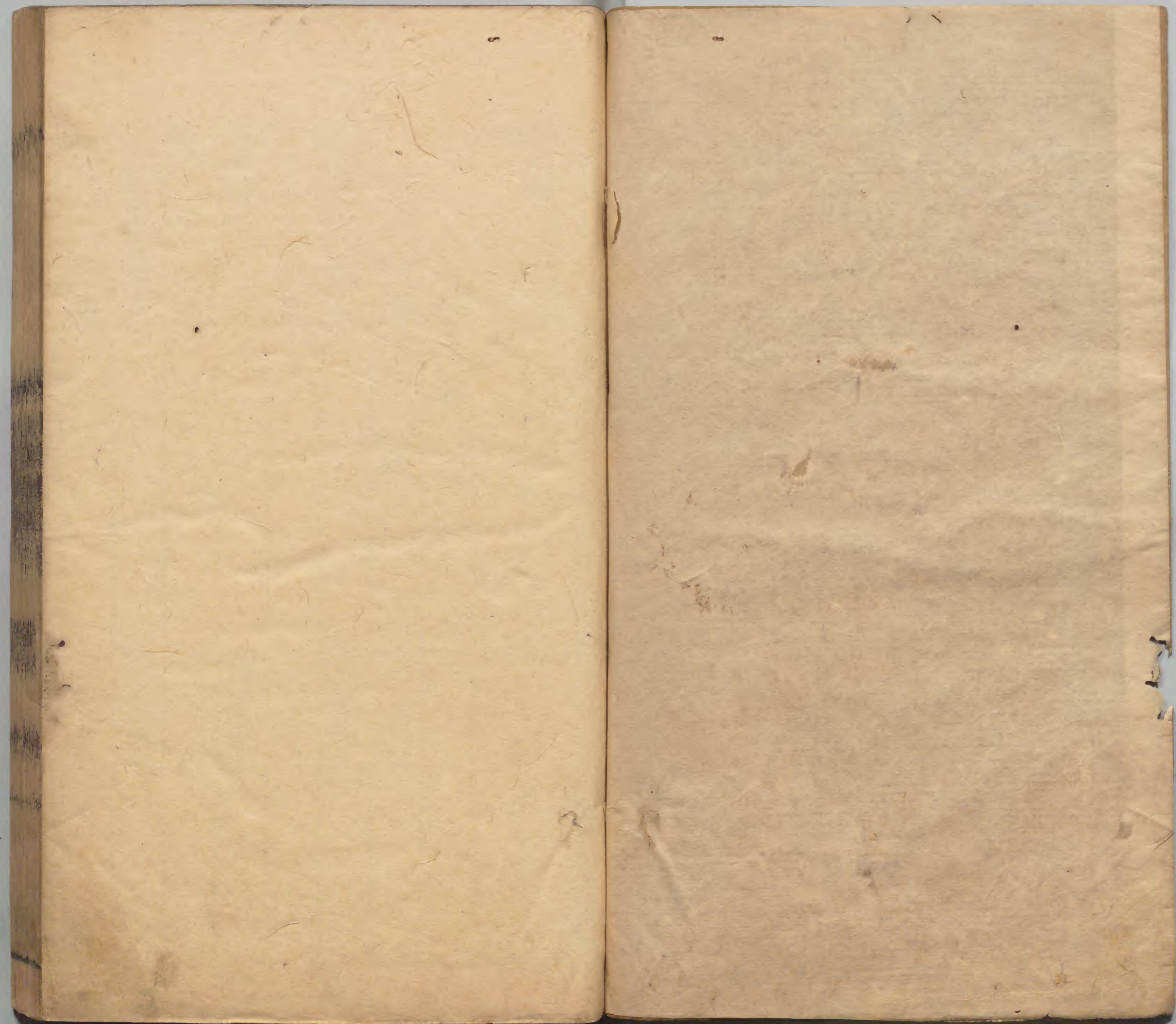
北齊書 目錄

卷 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77)
函號	別 10 1

漢書  
特  
十号丁  
一八三六  
共五册





北齊書目錄

凡五十卷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北齊書卷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文襄

淺草文庫

帝紀第一

帝紀第二

帝紀第三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濟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勣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孺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曾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獻

庫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羨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二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三

張瓊

斛律羗舉

堯雄

朱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四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緒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五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悛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琚

敬顯儁

平鑿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晉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祭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學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諷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北齊書卷三十九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湯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執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離

孫靈暉

石驥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珩  
蕭慈

陸豫  
古道子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瓌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康熙二十五年國子監祭酒<sub>臣</sub>常錫布祭酒加一級<sub>臣</sub>翁叔元司業<sub>臣</sub>宋古渾

司業加一級<sub>臣</sub>達魯司業<sub>臣</sub>彭定求學正<sub>臣</sub>王默典籍<sub>臣</sub>程大畢奉

旨重校脩

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

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  
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  
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  
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  
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  
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  
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  
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  
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  
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  
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  
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及洛  
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  
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  
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  
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如賈顯  
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廻澤澤中有

茆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  
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  
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  
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  
追文襄及魏末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  
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

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秀容先是劉  
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  
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  
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  
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  
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實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  
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



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  
響動地蒼鷹毋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  
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  
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  
以相奉蒼鷹毋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  
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聖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  
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  
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  
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  
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  
伯及介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  
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  
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  
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介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  
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  
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  
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  
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介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  
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

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覬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

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岡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

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  
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  
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  
力聞常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  
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  
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  
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  
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  
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  
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北鄉長公  
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  
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  
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  
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  
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  
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  
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  
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

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

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晉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介朱度律廢元畢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會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介朱

北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  
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  
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  
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  
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  
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

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曾天幸甚  
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  
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  
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  
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  
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  
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  
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  
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尒  
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

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介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表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介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晉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

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  
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  
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  
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尃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  
旣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  
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

鄴魏帝餞於乾臚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尃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  
事尃朱曾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  
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尃朱兆  
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  
丞相府而定居焉尃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  
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尃朱兆庭軍人因  
宴休惶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

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  
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人洛也介朱仲  
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  
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  
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  
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  
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爾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  
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  
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  
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

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  
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  
枉害司空遠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  
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  
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  
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  
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  
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  
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會帥吐陳等感恩皆從



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于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  
紇豆陵伊利君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  
不從

北齊書卷一終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  
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  
旣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  
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示見災魏不寧矣飛

人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金亡來奔稱魏帝撻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慕容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

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右密迩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逾圖臣今潛勦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遼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  
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  
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  
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開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  
罪亦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  
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  
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  
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

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  
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  
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  
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  
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  
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  
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  
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  
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

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庠狄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

輸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

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  
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  
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  
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  
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  
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  
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  
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  
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  
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

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  
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  
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世口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  
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  
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  
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  
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  
王暹鎮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畧鎮  
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  
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

降秦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  
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  
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  
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  
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  
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卽日  
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  
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  
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

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  
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  
士弼金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  
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  
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  
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賔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  
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  
庠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  
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  
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

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  
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  
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  
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  
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  
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  
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  
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  
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

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  
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  
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  
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  
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  
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  
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  
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  
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

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  
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  
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  
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  
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  
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  
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  
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  
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曾撥神武以衆應

之三月甲午曾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  
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  
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  
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  
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  
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  
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  
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  
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戒文曰六



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  
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舡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  
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  
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

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  
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  
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  
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  
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  
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  
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  
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

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

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  
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  
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  
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  
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  
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今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  
曹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叅軍房子遠  
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金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逾生氣爲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  
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  
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

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  
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  
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  
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  
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金鳴士  
皆讐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  
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  
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鮮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  
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勸歌神武自和之哀感  
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  
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  
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  
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  
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  
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勸老公金  
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冀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  
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  
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  
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  
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  
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  
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諡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畧遠矣

北齊書卷二終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

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畧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

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待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

成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  
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  
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  
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  
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  
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  
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  
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  
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  
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  
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  
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  
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  
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  
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  
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  
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  
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禪前驅致討南充揚州應時



北齊書卷三十一 齊紀三 三十一  
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  
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  
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勦力三令五申  
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  
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  
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  
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  
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  
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  
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  
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逾之禍覆宗絕嗣自貽  
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  
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  
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  
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繇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  
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  
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  
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

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  
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  
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  
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  
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相莊何  
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勳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  
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  
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  
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

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  
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  
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  
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  
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  
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  
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  
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  
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

平背楚歸漢則疆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  
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  
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  
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  
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  
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  
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  
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世割地兩和三分鼎峙  
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

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  
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  
孰若驅農夫於壘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  
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  
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廢其可反當  
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  
楚乞羨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  
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  
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  
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擣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

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聞景於梁又與景書而  
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人知之故景更與  
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  
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  
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  
勸陛下酒東魏王不悅曰自言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  
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  
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  
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

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  
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  
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  
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畧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  
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  
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諡爲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  
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  
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旣下世

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  
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  
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  
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  
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  
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  
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斃足入于床下賊黨  
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  
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斃割京等皆漆其  
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  
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  
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終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  
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余  
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尙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  
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余  
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尙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北齊書卷四

帝紀

一

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沉有大  
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帝曾  
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  
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  
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  
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琰  
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  
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  
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  
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  
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  
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  
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  
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  
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  
德州刺史劉頴隄南豫州刺史皇甫齊等竝以州內屬

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  
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  
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  
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  
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  
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  
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  
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  
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  
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

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  
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  
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  
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  
列畧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  
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  
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  
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  
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  
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



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于齡一出惟幾惟  
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寔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  
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  
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  
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  
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  
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  
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畧申規淮楚連城濯然桑  
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  
鳴跽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  
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  
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  
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  
如雲比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廣  
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儻叩款粟帛  
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  
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瓊裘委仞奇獸  
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尙阻作我仇讐爰挹椒蘭飛  
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又寧遐邇畢至此又

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第尚相投庇如  
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  
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  
不停筆旣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  
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  
至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  
左右朕言昔且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  
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  
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  
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  
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賚是用錫  
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  
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  
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  
制極幽顯紕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  
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

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  
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  
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  
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  
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  
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  
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  
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剪多難重懸日  
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得而稱  
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  
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獻窮幾  
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  
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  
疏澤洽率主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  
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  
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  
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筭靜言  
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  
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

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畧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

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  
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  
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  
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皇帝璽  
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  
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  
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

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  
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  
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下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  
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  
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  
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  
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篤元辰升  
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佑有齊

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  
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  
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  
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  
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  
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  
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褻  
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  
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瞻終  
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  
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  
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  
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  
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  
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  
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  
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  
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  
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

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  
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  
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  
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  
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劬出爲奇  
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  
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

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  
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褻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  
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  
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  
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  
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  
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  
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  
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





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  
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  
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  
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絲  
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  
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  
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  
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  
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  
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  
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  
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  
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  
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  
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  
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  
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  
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  
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

北齊書卷四 帝紀 十一  
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

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涇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

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  
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  
州刺史斛斯顯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  
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攻顯陽殿  
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  
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  
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  
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卽僞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軍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  
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  
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  
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二月戊子  
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  
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  
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

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  
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  
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樞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  
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帝  
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  
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  
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已  
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  
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  
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  
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  
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  
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  
道趣長蘆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  
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  
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  
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領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  
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  
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

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主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于契丹等國企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

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  
 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  
 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  
 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  
 令上黨王渙為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  
 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  
 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  
 平原王段韶等率眾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  
 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  
 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

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眾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  
 元帝為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  
 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  
 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眾軍渡江剋夏首送梁  
 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為梁  
 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眾送之二月甲子以陸  
 法和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  
 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  
 荊州刺史宋蒞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

上黨王渙剋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  
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  
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  
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  
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  
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偁擊斬之庚寅帝至自  
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  
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  
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途梁主已入金陵藩  
禮旣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  
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  
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  
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戌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  
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  
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  
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馬力婁  
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  
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  
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  
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

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  
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  
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  
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巳亥  
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  
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  
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  
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  
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  
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叟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  
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  
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  
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  
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  
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巳亥大赦天  
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  
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  
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  
十一月壬子詔曰崑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



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  
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  
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  
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  
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  
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  
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  
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  
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  
女謁內戚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  
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  
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  
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蹠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  
刑正傍觀舊史逃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  
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  
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  
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  
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  
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  
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  
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  
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  
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  
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  
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  
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

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  
城東馬射勅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  
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  
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  
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  
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  
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  
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  
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  
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

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

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戊寅以太  
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祭爲太尉冀州刺史段  
韶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  
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  
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  
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  
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  
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  
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  
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  
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  
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  
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  
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  
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  
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  
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

雖曰達禮漢文革剗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  
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  
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  
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  
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  
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  
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  
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  
祇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畧

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  
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  
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闡隴  
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  
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  
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  
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  
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  
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駝牛驢不施鞍  
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

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  
寺徵集淫媼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  
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旣久彌以狂  
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憊芥  
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黨竝致冤酷高  
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舊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  
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卽殞又在三臺大  
光殿上以鏐鏐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  
家有都督韓哲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  
可勝紀朝野憺憎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  
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以不謀夕又多  
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  
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虚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  
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  
蘖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  
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已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

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  
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周遵克念乃肆其心  
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終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  
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  
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  
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

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撻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后皇太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

王獻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

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等壬申封文襄  
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  
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  
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  
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  
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  
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  
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  
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  
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  
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  
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  
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  
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  
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終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北齊書卷六

帝紀

七

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同軌以爲能  
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  
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  
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  
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獻欬其敬  
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  
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  
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  
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

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  
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  
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  
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  
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聞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  
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  
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  
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  
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

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答筮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大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鄒子默等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

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慢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旣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

御坐帝奏愆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  
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  
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  
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  
彥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  
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人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  
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  
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旣  
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  
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  
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  
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  
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  
詔謚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喬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  
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  
親戎北討厚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括總人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  
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已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  
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  
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  
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  
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  
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晏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過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

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且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官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  
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  
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  
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  
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鬼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  
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  
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治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口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復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睽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乎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終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閒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大保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北齊書卷七

帝紀

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踈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成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大廟景成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曾加沉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

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清州刺史太傅領司  
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  
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  
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  
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  
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  
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  
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  
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  
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

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  
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  
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  
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  
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  
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  
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  
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  
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

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  
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  
以城南雙堂閨位之苑廻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  
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  
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  
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巳酉周  
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  
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  
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巳未周軍  
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  
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  
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  
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巳巳盜殺  
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  
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  
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  
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  
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  
以太尉任城王潛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

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  
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  
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閭  
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  
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  
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  
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  
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  
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  
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  
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  
已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  
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  
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  
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  
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馬辛未  
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  
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已

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  
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  
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丰升而已又多不付是  
月彗星見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  
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  
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  
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  
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富有  
易主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  
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  
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  
爲大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  
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  
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  
太上皇帝崩於鄴宮軋壽堂時年三十二諡曰武成皇  
帝廟號世祖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終  
（此處為極淡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  
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  
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北齊書卷八

帝紀

六

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  
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卽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  
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  
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  
獻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  
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獻  
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  
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  
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

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  
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  
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  
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  
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  
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禘祭於太廟詔降  
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  
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

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  
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  
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  
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  
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  
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  
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  
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竝遣使朝貢於周爲

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  
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  
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  
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  
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  
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  
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勿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  
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  
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

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  
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  
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  
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  
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  
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潛爲太師太尉馮翊  
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  
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  
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  
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

帝詔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  
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  
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  
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  
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  
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

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畧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瑱廢其王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曾加一級內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

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曾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巳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巳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二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巳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潛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巳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

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  
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  
會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  
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  
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  
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  
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  
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瑋爲梁王  
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  
諡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  
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雋使於陳戊寅  
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  
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  
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  
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  
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  
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

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待  
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  
巳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潛爲太宰馮  
翊王潤爲太師巳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內死罪巳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  
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巳亥車駕至  
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  
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  
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巳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  
王二月巳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  
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  
侍中祖延爲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  
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巳上各舉一人是  
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  
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潛爲  
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  
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  
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巳丑以司



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  
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  
成勅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  
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  
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  
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  
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竝  
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  
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

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  
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  
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  
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緯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  
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曾爲  
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宣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  
祠壇壇藺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  
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  
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  
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畧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  
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  
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囑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  
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  
季舒張彪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  
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  
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

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  
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  
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  
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  
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勵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  
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  
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  
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

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巳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遜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巳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巳下十四巳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

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鷄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

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心士其夜欲遜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

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

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宣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塋聽之塋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畧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屬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

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顛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  
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  
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  
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  
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  
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  
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  
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  
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脩文臺其嬪嬙  
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  
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  
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  
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  
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  
羶芻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  
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  
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鷄亦號開府犬馬  
鷄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

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勅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供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蓋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策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



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  
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  
政猶已出迹有虛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  
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  
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  
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  
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  
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姝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鞫  
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  
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  
內付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  
齒無狀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  
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  
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愬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  
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  
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滎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  
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  
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  
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



草芥從惡如順流倭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力  
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  
邪竝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  
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  
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  
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  
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  
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  
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  
火旣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  
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  
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北齊書卷九

列傳

一

北齊書卷九

列傳

一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叅預及拜渤海王妃閭闔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變

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懶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





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闖人就車頓辱  
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闕隔不得與家相  
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出  
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  
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  
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  
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鵲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  
爲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劼出婁定遠  
高文遙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

與諸闖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  
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  
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  
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  
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  
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  
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  
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  
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  
暴逾事帝許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



顯幽太后北宮仍有勅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  
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  
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  
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  
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  
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  
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  
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  
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  
悅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  
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  
爲皇后陸媪旣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  
作色而言曰何物親侄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  
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  
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剝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  
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  
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

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北齊書卷九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滂

任城王潛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湜

馮翊王濶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滂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浚華山王湜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  
朱氏生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  
王濶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  
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  
更被寵年八歲特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  
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  
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

宣性雖懦每叅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  
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  
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  
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  
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  
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  
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  
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  
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  
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

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  
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  
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  
睦進曰猛獸安可出亢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  
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  
雄畧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  
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  
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

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  
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  
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  
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  
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  
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  
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  
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  
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  
更用心浹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  
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  
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  
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  
皆自賣糧食浹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  
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  
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

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牧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替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閤訟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

師錄尚書事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逾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勅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



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  
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  
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  
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  
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逸帝鐵  
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  
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  
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  
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

文洛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  
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  
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  
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  
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  
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

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  
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  
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  
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  
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  
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  
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潛鎮晉陽摠并省事歷司徒太尉  
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  
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

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媼以靴示之  
詔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  
一媼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  
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  
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潛頻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  
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  
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  
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  
使劉子昂修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迫權  
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

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啓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  
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  
遣送書并赦詔潛金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  
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  
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  
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  
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微蓬首垢面長齋不  
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  
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  
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  
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  
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  
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  
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也  
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  
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  
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

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廻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廻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爲後

北齊書卷十終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

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典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

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逾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先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

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  
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  
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  
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  
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  
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  
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  
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  
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

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  
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  
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  
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  
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禮請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  
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諧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琬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建金鷄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願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

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  
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  
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  
恭未答相願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  
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  
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  
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  
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  
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  
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  
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  
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  
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  
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  
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  
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  
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  
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  
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  
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  
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  
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  
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  
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  
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  
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絳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sub>六</sub>以像武成鞭而  
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  
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大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  
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  
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  
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  
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勰鼠谷乃以  
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  
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  
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  
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  
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  
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  
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  
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  
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  
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

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  
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  
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甃石以禦  
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  
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  
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  
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  
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  
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蔡昏遂入進  
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追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

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金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會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北齊書卷十一終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

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

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婉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  
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  
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  
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  
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  
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  
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勅字

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  
書勅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  
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  
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  
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  
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  
靴諸內叅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  
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  
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  
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  
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  
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  
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  
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  
之歛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  
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  
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  
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鑠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蠟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噤不已謂綽曰如此  
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  
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  
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  
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  
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  
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  
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勅  
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  
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任車去牛頓軛  
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捧之自都鄴後此  
儀寤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  
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勅令駐車傳

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  
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  
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  
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  
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  
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  
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  
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  
意武成劾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賂提婆等奢恣盛修

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  
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覿對  
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  
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  
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  
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  
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  
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  
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

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  
勅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  
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  
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  
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  
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  
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劓  
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

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令萱執刃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  
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  
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彊曰人  
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  
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  
緣未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  
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因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偁誘執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偁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



出至末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卅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等

後主窮威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

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諡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終

